

都市心情

好玩儿

文/晓禾



近来,少见多怪,像是发现了一个“新大陆”,身边呼啦啦地冒出那么多好玩儿的事情。

小区附近有个小游园,巴掌大小,美其名“颐园”,里面种一些往日看来平常的绿植。从前,穿园而过,走马观花,最多拍拍花草,发个朋友圈。

前阵子,一棵开花的松树,令我幡然醒悟——因为视而不见,我和许多美好擦肩而过,这是一种对生命的浪费。

重新开始,去看见,去观察,去感知……

认真凝视一朵小野花,凑近看,仔细看,它们竟然可以如此的惊艳,感动于这小小的完整的美好的美好。

丁香开得馥郁芬芳,屏住呼吸闻一闻,会发现,白色的丁香形状清瘦味道更淡雅,紫色的花瓣更饱满味道更浓烈。原来,每一株丁香都香得不同,像人一样,也有各自的性格。丁香空结雨中愁?闻久了,还真就若

有若无地惆怅了,尤其是下点小雨的早晨,淡烟疏雨落花天。

买来山竹,当摆件摆了好几天,惊讶于它的古朴,顶端小花瓣的造型怎么长得那么可爱那么真诚,我都不好意思破坏它。里面蒜瓣一样的果肉和外壳上花瓣的数量,完全吻合。妙不可言的发现!果肉吃完,

把外壳晾晒干净,还可以当做小花盆,亲不亲?

当然,更叫人上瘾的还是观察松果的百变成长史。小游园里的两棵油松,我暗暗给它们起了名字,天天跟它们对视良久,总有新的收获:先是翠绿聚集的小圆果果;逐渐上尖下圆状若小芭蕉,尖尖处有讨喜的粉红;然后小芭蕉炸裂,有点像麦穗;再然后……生活中平添了好多小念想、小感动、小期盼。

几乎同一时间,都会有一个穿花衣的老奶奶独自在小游园里散步,我看树,她看我。哈哈,都是好奇宝宝。

生活拼盘

文友爱民

文/张玉山

那天,我和文友闫姐相约去呼和浩特文联领取作协会员证。走出文联大楼,我俩商量着去看看多日不见的文友爱民。我拿出手机给爱民发了语音,很快便收到他的回复:“过来哇,就是店里有点儿乱!”

爱民在呼和浩特旧城开着一家食品超市,以前我经常去找他聊天。我和闫姐下了公交车,又步行一段路就到了爱民的店里。我进门就喊“爱民——”,发现他正背对着我们给顾客取快递。等他扭过头来,我俩发现他整个人瘦了一大圈,脸上胡子拉碴的,布满皱纹。

“你怎么瘦成这样?”我俩异口同声地问道。

“媳妇伺候岳母去了,儿子大学毕业追逐自己的梦想去了,店里只留下我一个人,有时忙得连饭都吃不上……”他又说,现在生意不好做,只好将店面缩小一半,又接了快递业务,才勉强可以维持下去。

爱民姓杨,乌海老石旦人。他曾就读于乌海师范学校,毕业后被分配到乌海市海勃

湾矿务局露天煤矿学校,成为一名老师。工作几年后,他和几个年轻人决定一起外出闯荡闯荡,便来到呼和浩特开起了超市。后来,只有他一人坚持下来,一直干到现在。

爱民从年轻时就有个文学梦,一直笔耕不辍,经常有文章见诸报端。爱民的文章语言朴实,行文流畅,文风诙谐、幽默,极具感染力。那时,我们都是《北方新报》的忠实读者与作者,很多时候两人的文章同版见报,便喜不自胜,互相“恭喜”一番。每次文友聚会,他都会非常投入地演唱那首极具穿透力的《就恋这把土》。他那独特的嗓音,充满沧桑、不屈与倔强,有种震撼人心的力量。

看着眼前有些凌乱的店面,我不解地问他,“你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,还顾得上写稿子?”他听我问起写稿子事情,便一下来了精神,眉飞色舞地说:“不管遇到多大困难,人总得有自己的追求与梦想。”他接着说,“人们不是常说‘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,还有诗和远方’嘛。只要有文字相伴,就不会觉得累!”

随心琐记

3元钱

文/李元岁

老伴儿回乡下照顾生病的母亲,留我一个人在家,晚饭懒得做,便溜达出去,进了小区附近的一家小饭馆。点了些饭菜和一小瓶老白干,便吃喝了起来。

老白干喝下两口后,我的目光被瓶子的碰响声移向了斜对面的卡间里。那里坐着三男一女四个人,看年纪都是三十岁出头。碰响声确属是来自瓶子的碰撞。从他们衣服上斑斑点点的腻子和油漆的污渍,一眼就可看出他们是农民工,也许他们就是在给我们小区的某一家装修房子收工后来小饭馆吃饭。这不禁让我“关心”起了那个女的——从她那胖胖的体态看,若让她站在高脚凳上去刮腻子,她能吃得消,能胜任那种活儿吗?他们四个相互碰过瓶子后,便瓶口对着嘴,仰起脖子喝了起来。受条件反射,我也不禁拿起小瓶老白干抿了一口。我把目光收了回来——老盯着几个陌生人看,也是对人家的不尊重。这时,手机响了起来,是卡间里的。我又把目光移向了斜对面。那高个子男的对着手机在讲:“你们在哪里呢?你们过我们这儿吧……你猜我们吃啥呢?我们点了四热两凉六个菜还有一瓶老白干,刚开吃开喝……不信?不信你们过来看看!你们要是过来,我们再给你们加两热两凉四个菜……哈哈!”高个子男子传出了爽朗的笑声。这不禁又使我在想:给他打电话的是谁呢?估计是他们的同行弟兄吧?我瞅那桌面上,并没有高个子所说的四热两凉六个菜,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四大碗兰州拉面和几瓶“大窑”,显然是高个子男子说了谎……我又把目光收了回来。

二两装的老白干估计再来两口就见底了。原先,我很善饮,一顿半斤不在话下。后来,心脏出了毛病,可嗜酒的我还是戒不掉,只是饮的少了,一次不超过二两。

“服务员,结账!”是卡间里传出来的声音,是那个矮个子男子在吆喝。我不禁又把目光移向卡间。

服务员过去了,说:“一共消费61元4毛8,付61元得了。”

瘦男子跟服务员说:“麻烦你给我们算一下,我们每人出多少钱?”

“平摊的话,每人应出15块2毛5……”服务员见多识广,是老手了,随即说道。又说,“这样吧,省得出零头,你们或者谁出16元,其他三人各出15元不就得了?”

四个人相视一下,都表示愿意这么来结。

服务员将二维码伸过去,四个人逐一扫码。

四个人起身要走了。我目送他们到门口。

故事至此也该结束了。这故事本来平淡无奇,可因我的一句多嘴,却使得故事有了些味道。

待我吃喝完毕结账后,多了一句嘴,我问服务员:“刚才那四位结账时,是哪位多出了那1元钱?”服务员还真的去查了。查的结果让我很是吃惊!服务员说:“他们每人都出了16元……”这就意味着他们每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出了大头,虽然这个大头只是1元钱。

我跟服务员说:“你们应该把这多付的3元钱退还给人家的……”我说这话时,嗓子有些哽咽。

服务员朝我咧嘴一笑,未置可否……